

王寧之 主編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● 第二輯

十地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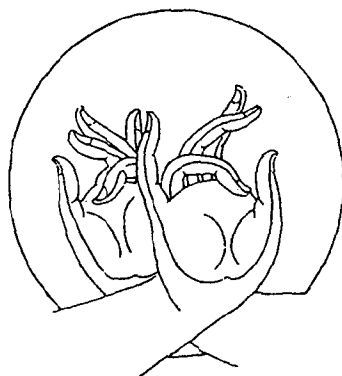
劉萬然

導讀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十地經

劉萬然導讀

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書名：《十地經》 導讀

導讀者：劉萬然

編輯委員會：羅時憲

馮公夏

李潤生

談錫永

主編：王亭之

責任編輯：方潔卿

美術設計：何端保

出版：密乘佛學會

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聯合出版

發行：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禮頓道一號

(852) 2836088

出版日期：一九九五年十二月

定價：每本港幣六十元

出版書號：7 X 32515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-17-1521-0

——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——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卷首語

卷首語

王亭之

近年捐資印贈佛經的人多，而能讀佛家經論的人卻少。近年演繹佛學的著作譯作亦多，只是能引導讀者有系統地讀經論的叢書則未見。爲此，同人等發願，精選佛家經論若干種，編成叢書出版，小乘大乘，空宗有宗，顯乘密乘，規模略具。

光是選印佛經，即雖精心選註，對今日的讀者恐怕益處亦不大。尤其是一些不能讀經論原文的讀者，他們僅靠讀近人的著述來瞭解經論大義，甚容易僅能得一偏之見，因此，便須要指導他們怎樣去讀經論，令其能親自體會經論的法味。這總比靠間接傳播，所領略者爲深刻。此亦猶家廚小炒，終比名廚製作的罐頭好味。

是故「導讀」之作，除註釋或講解經論外，最重要的，還是指出一經一論的主要思想，以及產生這種思想的背景，同時交代其來龍去脈，即其啓發承先的作用。讀者循序而入，便當對佛學發展的脈絡瞭然，亦能體會佛說一經的用意，菩薩演繹一論的用心所在。

然而由於技術問題，叢書出版次序，並不等於閱讀經論的次序，此點尙希注意。

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總序

總序

要學佛，首先要明白一點，一切佛家經論，其功能是給學佛的人用來研讀，而不光是用來唸誦。倘認為經只能唸，不能讀，而且不必讀，那就未免將全套《大藏經》的意義看低。因為等於把藏經看成廢紙。

要聞法，亦首先要明白一點，所聞者必須是佛菩薩所宣示的法要，而不是講者本人對人生的感受。倘認為由此即可獲得佛教徒的生活指南，那就未免將佛法的涵義貶低，因為佛不只教導人怎樣生活，而且還教導人怎樣解脫。

有些人矢志學佛，卻終身未能聞如來的法義，即由於未能研讀經論，又未能得聞有系統的法義開示。

學佛必須研讀經論，千萬不要以為研讀經論只是「佛學」，而非「學佛」。不讀經論，根本就沒有可能建立正見，沒正見又焉能稱為學佛。

目前坊間談佛學的書刊林立，可是卻少見引導讀者直接研讀經論的讀物。由於古今文字隔閡，若無引導，研讀維艱，這也許即是今日提倡「學佛」，或提倡「唸經」，而不提倡「讀經」的緣故。本叢書的出版，或可滿足一些有志體會佛陀經義及菩薩論旨的人。

佛家思想，並非由不斷發展而來。但其流播於世間的過程，表面看來，卻是一個發展的過程。

這個過程是：原始佛學——部派佛學——大乘佛學。於大乘佛學之中，流播的過程又先顯後密。如果認為佛家思想由發展而來的，那麼，釋迦就不可能說大乘經典，因為釋迦說法時代，屬於原始佛教。阿難尊者結集佛的遺教，亦並未結集大乘經典。

所以說，大乘經典所演繹的，是佛的密意。稱為「密意」，意思是說，佛於說法時雖未明白說出此意，但其內涵卻實在有這重意思。

因此一切佛學，實在是由上向下的建立。

釋迦先說四諦，然後再說緣起。我們不能說當他說四諦時，不明白緣起，後來說法多年，才忽由四諦發展出十二因緣。若這樣說時，便是謗佛。

佛已得一切相無分別智，但他於弘法時，卻不能一開始就將自己證悟的境界說出，而且證悟的境界實亦無可說，是故他便只能權宜向下安立，說四諦等。

華嚴家認為，佛轉法輪，先說《華嚴》，然後才向五比丘說四諦。姑無論釋迦當日轉法輪的實際情形是否如此，但就由上向下安立這一重意義來說，華嚴家的說法，不能說沒有道理。是故爭論是否先說《華嚴》，便只是爭事實而不是爭其含義。

所以研讀佛經，實在有兩種途徑——

一是按其流播過程，先讀釋迦說法時代的遺教結集經典，如《阿含經》等；然後讀部派時代的論著，如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等；再然後讀大乘經論，此則浩如瀚海，有「般若」、「唯識」、「如來藏」三大系列。

一是按了義與不了義來研讀。所謂了義，是指其法義究竟真實；所謂不了義，是指其法義有若干

程度的權宜安立。

如果先按第一種途徑研讀經論，然後再按第二種途徑來重讀經論，對學者來說，應該收益最大。本叢書中，《雜阿含經選讀》是原始佛學時期的經典；由《異部宗輪論》，可窺部派佛學時代的各部派不同宗義；由是上窺大乘空有二家的思想，以及顯乘密乘的論著，則已能得全部佛法的綱要。至於每部經論所含的法義，以及其屬於那一宗派，表達甚麼思想，則已詳於各經論導讀之中。

佛家發展成許多宗部，固然許多時是由於詮釋經義的觀點不同，但許多時卻實不純由於理論上有紛爭，而是由於每宗部祖師的個人實修，其所領悟的境界有所不同。將不同的境界用理論表達，因而便有種種不同的傾向。例如中觀家傾向於領悟一切法的本體，由此便說一切法無自性；唯識家傾向於觀察一切法的現象，並由此領悟本體，由是便說唯識無外境。密乘甯瑪派同漢土禪宗，其「大圓滿」即是直接證入諸法實相的祖師禪，由是便說如來藏。

所以於研讀經論之時，其實不宜將之視為理論的研究，實宜用之於修持上的配合。藏密古師有四宗部理論，配合四續部（事續部、行續部、瑜伽續部，以及無上瑜伽續部）修持的說法，後來雖被格魯派加以否定，其實這說法亦甚值得參考。關於這點，於本叢書的《四法寶鑒》導讀中已有說明。

如果將各宗部的理論，跟實修聯繫，那麼，研讀經論的層次，便當與純理論研究有所不同。這重意旨，希望讀者能夠領悟。

本叢書出版，時間有點倉促，兼且限於人力，當有許多不足之處，尚祈讀者賜予指正。尤其是關於編輯的觀點，以及導讀的觀點，望能集思廣益，於以後編印第三輯時，能做得較為完美。

別序

凡夫學佛，目的在於成佛。這個目標雖然很高，但卻為佛教徒所應有。因為若不以成佛為目的，便容易產生三種缺失——

第一，下焉者陷於事相崇拜。這一類佛教徒以拜佛為學佛，但求加持、感應，於是產生重重執著，既執著自我，又執著我所（我所具有的種種法，如資財、眷屬等）。這樣一來，便只能說是與佛結緣，不能稱為學佛。

第二，比較好一點的，有志於學習佛家經論，但卻畏難畏深，於是便以聞法來代替學習。聞而不思，思而不修，結果便只能接觸到佛學，而未能圓成佛法的修習。

第三，聰穎的人，能夠自己研讀經論，可是卻忽略了修證。一切佛家經論，目的其實都在於指示人如何行持，若過份偏重理論，則必變成佛學，實未能體證佛法。

因此，佛教徒必須以成佛為目標，才能圓成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。否則，至高亦只能「信、解」而已。

《十地經》導讀 別序

「十地」一類經論，目的即在於向後學指示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，而尤重於「行」。也即是說，它是由凡夫成佛的道路指南。路程雖遠，但一步步地走、一生一世地走，終於有到達目的地（佛地）的可能。

在本叢書中，收入《十地經》，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顯示中國大乘宗派「華嚴宗」的特色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，則正是為了令讀者能瞭解這由凡夫成佛之路。

由凡夫至成佛，所歷的階段可簡列如下——

資糧道

加行道

見道

修道

所謂「十地」，即是「修道」的事。合分為十個階程，每一階程的行人，便即是該地的菩薩。

印度佛學一向大別為「中觀」與「唯識」（瑜伽行）兩宗。兩宗的論師都據事宗觀點，對「十地」作出詮釋，中觀宗的代表作是月稱論師的《入中論》；唯識宗的代表作是慈氏菩薩的《現觀莊嚴論》。

然而，《入中論》的意旨，在於廣弘龍樹的《中論》（參考本叢書第二輯的《中論》導讀）；《現觀莊嚴論》的意旨，則在於配合《般若經》，提出凡夫成佛的實際修行之路（參考本叢書的《小品般若與現觀莊嚴論對讀》），所以它們便跟《十地經》的意旨不同。

《十地經》是《華嚴經》的重心。《華嚴》所述的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等，無非為「十地」鋪路。《入法界品》，則是通過善財童子向五十三位菩薩問道的故事，用以具體說明「十地」的圓成。因此研讀本經，對「十地」的理解應該便比較直接。

由於本經篇幅過巨，因此導讀者便採取提綱挈領的方式，先為每段經文作出提要及畧解，然後逕行錄出經文。讀者可先將提要及畧解通閱一遍，然後再分段閱讀。這樣分兩次來讀，應即能瞭解經文的要旨。

《十地經》導讀
別序

於讀過本經之後，再讀《小品般若與現觀莊嚴論對讀》，便會感覺容易了許多。將二者互相參考，我們對成佛之路便有了具體的認識。由此認識，我們的行持便有了目的，而且能夠鞭策自己，不致中斷或延誤，並且還能消除我們的自卑或傲慢。

王亭之甲戌於圖麟都關房

自序

《十地經》是現存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中的一品，稱為《十地品》，單獨流通時就是《十地經》。本經是金剛藏菩薩為解脫月菩薩所說的菩薩修行法門。《十地經》現存的中文譯本有：後秦鳩摩羅什所譯的《十住經》，西晉竺法護所譯的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及唐尸羅達摩所譯的《佛說十地經》，它與《入法界品》同是《華嚴經》中，最先成立的部份。根據印順論師在他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一書中指出：《十地經》是早期出現的大乘經典之一。而先師羅公孔雀在指導同學時更指出《華嚴經》的成立應先有《十地品》，後以之為骨幹，在其前加上《十住》《十行》《十迴向》等乃至在寂滅道場會中所說各品，又在其後加上《十定》乃至《入法界》品，便成此大部的《華嚴經》叢書。《大乘密嚴經》說及各經的關係時也指出《十地》、《華嚴》等經皆出自《密嚴經》，這可說明《十地經》是單獨流通的，後來才成為《華嚴經》叢書中的一品。雖然《華嚴經》的編排，以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為先，十地為次，但日本佛學家神林隆淨在他的《菩薩思想的研究》（華宇出版社中譯本）中指出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各品，本無從屬或聯繫的，也沒有因果的關係，各品本來是各自獨立的。這麼說來，《十地品》先於十信等品的成立也無不合理的地方。任何一個佛教徒，由初發心乃至成佛，必須經歷信、解、行、證四個階段。

信是指對佛法中的苦、集、滅、道、萬法唯識、慈悲喜捨等道理生起信心。信是入道的第一步，唯識宗認為信是善心所的一種，能產生清淨的精神作用，可排除疑竇，生起希望。有了信念後，第二步便要對佛法作深入的學習，要真實的明白佛法的主旨，這種由見聞學習而得到的理解，就是解。由

知解教理，進而實修，將理論付諸實踐，這就是行。解與行，有如車之兩輪，鳥之雙翼，缺一不可。行是有階段的，這些階段稱為地，共有十個階段，所以稱為十地；每地的節目，稱為度或波羅密多，亦有十種，是為十度（第七、八、九等度是由第六度開展而成，第六度是體，其他三度是用）。再由一地一地的往上進修，達到佛位時，便可以證悟佛的境界，證得佛果！《十地經》把這些階段清楚列出，把修行者所應修的項目，要對治的煩惱，修行者的言行作了很詳細的介紹。在小乘的論典中，也可見到把修學過程「階段化」的著述。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六提出三種住為修行者的階梯。這三種住是：一、修習四靜慮的是為天住；二、修習四無量心的是為梵住；三、修習三十七菩提分法的是為聖住（四靜慮、四無量心、三十七菩提分法在十地內容的解釋中有詳細說明）。但大乘學者主要以波羅密行為菩薩的修行方法，所以另外擬出以六波羅密為主的修行階段。

見道（修止觀證得真如）後的修行人，我們稱為登地菩薩。十地固然是他們修行的程序，他們所修、所斷的境界，距離我等很遠是毫無疑問的，但立志學佛的人若能參考經中所說，明白地上菩薩所行的道路，所斷的煩惱，樹立自己的目標，如理作意，如法修行，行菩薩行，積習福智，勤修止觀，自然登地可期，成佛可期。這正如第一地說：「推求請問上地相及得果，為欲成就彼地法故。」而自信修行已有成就的人，更可參考經中所說的境界，與自己的作個比較，衡量一下自己的成就，看看是否錯覺。

十地是菩薩修行的節目，所以大乘佛教十分重視十地修行的程序，正如《十地經》中說：「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為本。」大乘經典中談論十地的，及較為人熟悉的有：《解深密經》、《大品般若經》、《菩薩瓔珞本業經》、《菩薩地持經》、《莊嚴菩提心經》等。註釋或論及十地的有：《十地

經論》（簡稱《十地論》或《地論》）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、《現觀莊嚴論》、《顯揚聖教論》、《攝大乘論本》、《成唯識論》、《入中論》等。天臺宗智顗大師的《法華玄義》亦有詳細的談論十地。我國南北朝末期，研究十地經的頗為盛行，直至勒那摩提及菩提流支兩位譯經三藏法師譯出世親的《十地經論》，他們的弟子們依之分別成立南北二道地論宗後，研究十地經的便融入地論門下。華嚴宗成立後，研究《地論》的，又融入了華嚴門下，單獨研究十地思想的便很少了。

讀有關十地的經論時，我們要明白到「住」與「地」這兩個字很多時是互訓的，也更要注意作者的立場。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《十住經》，就是《十地經》的異譯；又如龍樹菩薩的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論釋十地；《菩薩地持經》卷十及《瑜伽師地論》卷四十九更把十三住歸結為七地。天臺宗人又分十地為別教十地及圓教十地兩種，把十地等經所說的十地的地位，等同於天臺宗所說的圓教十住位，讀者遇到這種情形，要審慎思擇，否則很容易把住與地的定義混淆了。本導讀取材自《藏要》所錄的《十地經》，參照《華嚴疏鈔》的《十地品疏》作科判；義理方面，則以《解深密經》、《十地論》、及《現觀莊嚴論》等為依歸，也參考了《入中論》對十地的解釋。

作者才疏學淺，加以身處異域，參考材料不足，今謹遵先師遺命，勉強成書，辭不達意。書成更有賴內子黎冠章及舍妹劉慧萍二人給與我的鼓勵，及為本導讀作校正。今拋磚引玉，唯望讀者諸君，慧眼明察，作我的善知識，給我批評、指導，更希望與我作「地前修後行」，確立修行的目標，同修福慧，指望早日登地，一地一地的進修，他日共證菩提！

《十地經》導讀

導讀者簡介

劉萬然字惟德，廣東省順德縣人，出生於公元一九五零年。香港大學文學院學士及香港佛教能仁書院哲學研究所碩士。自幼喜學佛法。十二歲從重建香港九龍鑽石山志蓮淨苑之寬慧法師學習淨土法門，後隨香港大嶼山東涌羅漢寺之果通法師修學天台止觀，及隨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之陳偉樞、周塵覺兩阿耨黎修習瑜伽密法。大學畢業後追隨佛學名家羅時憲教授學習唯識及般若學。劉居士歷任教觀學會主席及講師；香港普明佛學會會監及講師；香港佛教法相學會董事；加拿大安省佛教法相學會副會長及講師。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編輯委員會簡介

編輯委員會簡介

馮公夏，廣東人，生於一九零三年，從何恭弟老師習中文，愛好中國文學，尤喜《易經》。與韋達哲士研究易卜精義。一九三七年皈依密宗上師榮增堪布，修密法。一九五六年往尼泊尔參加佛教大會，順道遊覽印度佛陀聖蹟，又訪問瑜伽大師施化難陀，返港後組織瑜伽學會，傳授瑜伽術，饒益後學。一九七三年再往印度訪問軍徒利瑜伽大師告比奇理士那，親聆其興起拙火經驗，嘆為觀止。生平所學，宗教與科學並重，務求實證，排除臆測與盲信。近年擬由量子學說之研究，將形而下與形而上世界之隔膜突破，天人合一，印證佛學色空不異與不生不滅真理。

羅時憲，一九一四年生，廣東順德人。畢業於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（一九三九）及研究院中國語言文學部（一九四一）。歷任中山大學及廣東國民大學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。先後主講大乘及小乘佛學、佛典翻譯文學等科目。

羅氏少從寶靜法師聽講，後皈依太虛大師，廣習天台、唯識、中觀之學。早年著作有《大乘掌中論略疏》、《唯識學之源流》、《唐五代之法難與中國佛教》。一九四九年抵香港，除教學外，更在香港海蓮社、三輪佛學社、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等機構講授《隋唐佛學》、《成唯識論》、《解深密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因明入正理論》等，達數十年之久，對佛法在香港之流布，貢獻極大。一九六

二年，應金剛乘學會之邀，主編《佛經選要》。一九六五年，創立法相學會，出版《法相學會集刊》。

一九八四年移居加拿大，從此奔波於港、加兩地，弘揚法相與般若。一九八九年創立安省法相學會，使唯識、法相之學說，達播至北美。

除上所記早年著作外，另有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纂釋》、《成唯識論述記刪注》。近年著述則有《唯識方隅》、《瑜伽師地論纂釋》、《解深密經測疏節要》。

李潤生，原籍廣東中山，一九三六年在香港出生，在香港接受教育。先後畢業於葛量洪師範學院、珠海書院及新亞研究所。從事教育工作凡三十餘年，現任葛量洪教育學院講師。對中國語言學、文學、佛家唯識學、因明學等都有研究。近作有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《僧肇》（世界哲學家叢書之一）。歷年學術論著有《禪宗對教育的啓示》、《佛教的時代意義》、《佛家業論辨析》、《佛家邏輯的必然性與概然性》、《因明相違決定的批判》、《因明現量相違的探討》、《法稱因明三因說的探討》等，分別發表於各大專學報或佛學叢刊。此外亦曾為香港中文大學報紙課程撰作《禪悟歷程》等專文，為佛教月刊《法燈》撰寫「山齋絮語」的小品專欄。對佛教思想、教育、文藝有一定的貢獻。

《十地經》導讀
編輯委員會簡介

談錫永，廣東南海人。先世為八旗士族。

童年習道家，及隨其尊人紹如先生修東密。